

朱 铮

编译

俞美华



生活在 野猪群中

动物世界
探险丛书

上海远东出版社

生活在野猪群中

朱 铮 俞美华 编译

上海远东出版社

(沪)新登字 114 号

生活在野猪群中

朱 铮 俞美华 编译

上海远东出版社

(原上海翻译出版公司)

(上海冠生园路 393 号)

邮政编码 200233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上海市印刷四厂印刷

开本 787×1092 1/32 印张 5.125 字数 110,500

1992 年 6 月第 1 版 1992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2000

ISBN 7-80514-840-6/Q·22 定价: 4.20 元

目 录

一般的生活方式	1
投放食物 引开野猪	5
加入猪群	14
野猪群和它们的活动区域	24
野猪的食物	36
感觉	17
语言交流	55
等级制度	64
社会习性	70
交配期	74
产房	89
小猪的抚养	108
做记号	119
狩猎 保护野兽 兽害的预防 投食引猪	126
年龄识别 有选择地枪杀	144
野猪后代 死亡 增长	149

一般的生活方式

从动物学上讲，野猪属于不反刍偶蹄类动物。在欧洲，只有一种野猪，虽然颜色不尽相同，但统称为野猪。猎人对野猪有专门的叫法，他们叫野猪为绍恩，意为不洁之物，风趣的叫法为黑大褂。当年生的小猪叫做弗利希灵，意即1岁童猪。第二年就叫做余勃弗田，即1~2岁的野猪。1~2岁的野猪根据性别区分，雄的叫凯勒，即公野猪，雌的叫巴哈，即母猪。到了第三年，人们就把它称作3岁公猪和母猪，4岁的公猪叫接近发育后期的野猪，5~6岁的被叫作烈性野猪，7岁以上的则叫作成年公猪或壮猪。而母猪一过4岁就叫老母猪或成年母猪。

按照猎人的语言，野猪的身体各部位也有专门的名称。耳朵叫作泰勒(意即盘碟)或格黑勒(意即听觉器官)。猪嘴叫作格勃勒希(意即掘泥之物)。野猪皮叫作史瓦特(意即厚皮)。尾巴叫作小东西。一个野猪群由几窝猪组成，野母猪在洞穴中产仔。从牙齿的大小磨损和断裂等情况可知道野猪的年龄。公猪的下犬牙、下颚獠牙以及上颚的长牙是猎人们梦寐以求的猫物品。

野猪危害农作物，因此在凡有它们出没的地方，它们都受到了人类的捕杀，尽管如此，它们仍然顽强地生存了下来。

在有些地区野猪的数量还有了增加，可见它们的适应能力有多强。在我们所处纬度的地方生活的野猪属于大种猪，大的公猪体重可达150公斤至200公斤。

1979年10月，《猎人》杂志曾报道一只公猪的重量高达258公斤。在吕内堡荒原上被打死的一只野猪估计重达320公斤。这是德国境内所捕杀的最大的一只公猪，其年龄约7岁。一般野猪看见人就逃跑，而被打伤的野猪或发现其孩子有危险的母猪，则具有很大的危险性。公猪的上下犬牙是一种锋利而可怕的兵器。母猪虽没有这种武器，但也会用嘶咬来保护自己。

我自己就曾经受到过一头公猪及几头母猪的多次攻击，凭着我多年与野兽打交道的经验以及对猪群内等级制度的了解，才使我在十分危急的关头化险为夷，浑身受伤的悲剧得以幸免。每年3、4月份有人若进入森林散步，无意中来到野猪居住的洞穴附近，那么他可能会陷入困境。当步行者与野猪洞的距离缩小到一定的程度，受惊的母猪常常就会发起进攻。所以初春季节，最好不要随便进入野猪出没的森林区。

中欧野猪偏爱的生活区，是那些有隐蔽处和足够的食物，以及有小水塘、水坑或沼泽的地方，这样它们可以洗澡，以清除身上的污垢物。

人们经常提出这样的问题：在文明地区，野猪究竟是益兽还是害兽？我认为，野猪是我们田园景色的一部分，不应该毫无顾忌地把它灭绝。而在欧洲的有些国家野猪早已绝迹。我试图通过我的研究工作证明，只要猎人们在狩猎方面考虑到野猪是实际存在的动物，在居住地给它们提供食物，那么可以说野猪是一种益兽。它们能吃各种危害农作物的动

物，还能刨松林中的土地，在自然界生态平衡方面，野猪作出了重要的贡献。所以在对待野猪问题上，我们应细算它的功与过。

埃尔娜·莫尔说，野猪的怀孕期为112~120天。根据经验，我认为这是准确的。野猪的寿命可达15~20年，但实际上很少能达到这一年龄。母猪所生猪仔的数量多少不一，这与母猪的年龄有关。有人说每窝猪仔数为12或14头，但我却不能断定这一数据，因为我所观察到的每胎产仔数在1~10头之间。猪仔一旦超过10头，母猪就无法把它们养大。母猪只有10只奶头，而且最前面一对奶头分泌乳汁极少。而每只小猪都霸占一只奶头。我对135窝小猪作了统计，一窝小猪最多只能有8头成活。而8年的观察记录表明，平均一头母猪只有5.45头小猪，若把空胎也计算在内，那么每只母猪平均只有3.9头小猪。生下后的头9个月内，大约有60%的小猪夭折或被枪杀，所以野猪的繁殖速度往往没有我们估计的那样高。实际上每窝猪一般只有2只能够长大，所以一群野猪中，性成熟的野猪只占极小的比例。

生下后几个小时，猪仔就活蹦乱跳，能自己玩耍了。看到如此可爱的生灵，真是一种莫大的享受。小猪的身上布满了黄褐色的条纹保护色，使它们遇到危险时得以脱身。小猪的颜色各不相同，但这对于母猪和小猪相互之间的识别并没有起什么特别的作用。

人们常常把猪看成是肮脏的象征，但谁要是仔细观察的话，则就会得出相反的结论。它们在泥潭中打滚，这就是一种净身法，正像其他动物为了舒适也需要洗身一样。所以我们怎么能说，猪就不像其他动物那样爱干净呢？

野猪的家庭观念很强，母猪们都乐意做乳母。假如一头

母猪不幸死去，那么本群体中的其他母猪就像对待自己的孩子那样，承担起抚养这些遗孤的义务。可是它们的发育总差一些，因为它们从母猪那儿得不到吮吸乳汁的固定奶头，只能吮吸已被其他小猪吮吸过的奶头而勉强度日。由于没有足够的奶吃，弱小的小猪往往就夭折了。

这几年中，我还观察了野猪家庭圈子内的其他社会行为方式，对此我将在后面予以详细的介绍。

投放食物 引开野猪

多年来我每天与野猪打交道，这无疑是我一生中最美好的经历。在自然猎区拍摄了几千米长的电影胶片，几百张照片，这为了解这一动物的习性提供了大量新的材料。

也许你会问，我怎么会与野猪打交道的呢？它们不是一种聪敏、胆小、只在黄昏和夜晚才外出活动的动物吗？我打算加入一个野猪家庭，并跟随该家庭到处活动，尽可能使自己成为它们中的一员。每个动物习性研究家在研究一种动物时，都梦想自己能成为该动物群体中的一员。

1973年秋，在马格德堡区，布尔克是我认识的一个狩猎组织的头头，他在其管辖区内投放食物，用食物把野猪从农作物区引开。那时我还不知道两年以后梦想会变成现实。以家庭为群体而生活的动物，在圈养的情况下把管理人员视为它们的首领，譬如猴子就是这样的，但不仅仅是圈养的动物才能做到这一点。古道尔生活在黑猩猩中，夏勒与大猩猩为伍，克鲁克以同样的方式研究了鬣狗的习性。就像其他许多地区一样，在我们这儿，一般都是从投放食物引开野猪开始的。采用的方式是喂食。

狩猎负责人鲁道夫每天都是乘马车去他的管辖区巡视工作。1974年3月，当他的马车出现的时候，茂密的松林中窜

出了一群小猪，快速而贪婪地吃着撒在那儿的玉米。这群小家伙见了人和马并不惊慌，对此，经验丰富的鲁道夫感到惊奇。松林边两只2岁母猪带着怀疑的目光监视着松林外幼猪的动静。渐渐地野猪对我们信任了。几周以后，每到清晨，它们甚至在那儿等待食物了。两头母猪慢慢地也不再胆怯，但仍与喂食地点保持一定距离。7月里，当我冲好一卷长胶卷回来时，鲁道夫告诉我，他与野猪有了接触，然后我们决定一起来继续这一项试验。

迄今为止，我们对于在自然猎区生活的野猪的习性了解得很少，现在有机会作一次这方面的研究了，我作为一名动物摄影师，更可以通过照片和影片来了解一切有关的知识。对于摄影师来说，要在野外拍摄动物某种习性行为的照片或电影，首先要有耐心和毅力。我知道，要拍摄30秒钟的驼鹿的电影，得每天在一个地方呆三个星期；而拍摄雉鸡，要花9个月的时间；可却没有想到，为了拍摄野猪，我竟花了几年的时间。

每天我总要花上2~3个小时和野猪一起活动，有时甚至更长。拍摄中最大的困难就是林中的光线不足。而野猪基本上整天都避开明光，因此只有用感光敏感的镜头及其他技术处理才能解决这一问题。

可是，没有第二个摄影师，怎么才能记录下我和野猪交往的镜头呢？这就得使用现代化的技术和电子设备，把照相机加以改制：扳机部分增加发送器和接收器，这样当我置身于猪群中时也可扳动相机。但由于有时聚焦不好，拍得歪斜。后来我就委托我朋友鲁道夫·梅塞次克担任摄影。只有我们两人与猪群接触，并得到了它们的承认。为了更好地进行研究工作，我们就将周围地区，包括喂食区作为禁猎区。为了

取得真实而又可统计的数据，其他地区的野猪不在该保护之列。在欧洲的动物类中，野猪已没有天敌了。假如将东欧地区的少量狼、猞猁、熊等忽略不计的话，野猪的淘汰和调节全取决于我们人类了。那么，小猪的数目有多少呢？它们的死亡率是多少呢？每年的增长率是多少呢？这一切对于正确研究野猪是非常重要的。虽然被枪杀的野猪数量日益增加，但各地区的野猪数量却并没有因此而减少，反而有所增加。到1976年，我对已增加到80头野猪的一个猪群进行了富有启发性的观察研究，当然原来的群体在这中间已有了分化，这将在后而的章节中予以介绍。

为了能够观察野猪在喂食场上的自然习性并拍摄电影，我们建造了一个掩蔽体。虽然我们与小猪已经有了良好的接触，可以公开地露面，可我还是认为拍片和观察需要建立一个掩蔽所，这样小猪就可完全不受干扰，而显得更为自然。两只2岁的母猪共率领12只小猪，常常在喂食场附近逗留。一旦这两头母猪不在，只要我们呼唤一声，小猪们就过来吃食了。它们已经完全熟悉我们的声音了。开始时，我们必须穿同一件衣服才行，而现在我们更换衣服也没有关系了。我们不让妻子立即洗涤带有异味的衣裤，因为这种异味是我们与野猪接触所必需的。而我们的妻子因此而不高兴，因为她们很难相信这种气味的作用。

令人惊奇的是，我们的马儿居然能容忍野猪靠近。马车起着重要的作用，马车的叮咛响声成了喂食的哨声，我们的野猪打老远就能听见这一信号而来到喂料场。

研究和观察野猪最重要的是使它们从夜间活动转变为白天活动。这居然没有遇到什么大的困难。把喂食时间每天往后推迟半小时，一连好多天，野猪并未觉察它们每天的生活

节奏发生了变化。野猪白天出外活动的前提是保持活动区的安静，这点我们是可以做到的。这期间成长起来的小猪已经完全习惯于喂食了，而且我们可以抚摸它们，因为它们知道，在这儿吃食是没有什么危险的。但假如在活动区内碰到它们，它们就会立即逃遁。这时，即使呼喊和引诱也无济于事。因此，了解它们在各个地方的生活习惯也是相当重要的，我们应该设法在其他地方接触野猪。

以前，整个欧洲都有野猪，但它们在英国和斯堪的纳维亚半岛上早已绝迹。我到了若干动物保护区和国家公园，在9年中曾在罗马尼亚多瑙河三角洲游历了几个月，在这4500平方公里的美妙而神奇的自然区里有许多动物，其中最多的是鸟类，人们称这一地区为欧洲最大的天然动物园。可是在这儿却没有纯种的野猪。大约200年前，利珀瓦纳部落的渔民离开俄罗斯家乡到多瑙河三角洲定居时，带来了家猪，猪肉丰富了他们原先主要以鱼为主的菜谱。这些生活俭朴的人早就知道了猪在学习方面具有不寻常的能力。他们每年用一种声音或哨声对猪进行2个月训练，然后把它们放到外面沼泽地，在那儿它们产仔。现在人们仍然这么做。一群群野猪都分散在一定的区域内，但离三角洲居民们住的地方却不会超出10~15公里。主人定期到它们的活动区，喂一些它们爱吃的食物，如玉米，让它们能记住自己的主人。这些有主的猪，实际上完全野化了，他们怕见人。须自己寻找食物，如水草、植物的根茎、贝类、蠕虫。在沼泽地常常有大群真正的野猪出现，当地人叫这些野猪为沼泽地野猪。到了发情期，家猪有规律地与野猪交配，所以，在多瑙河三角洲遇到猪的话，真不知道它们究竟是家猪，还是野猪。

到了12月份，渔民们把散放在外的猪连同它们在外而生

的小猪一齐赶回家，当然在这之前他们得用食物把猪逐渐吸引到居住地附近，而最后的一段路常常是水路，它们就跟在主人的小船后面游动，看到栏圈时，它们就会自动地进去。渔民们的这些经验对我以后的工作是很有帮助的。

从外形上看，这种猪与家猪几乎完全不同，而更像野猪。毛的颜色也发生了变化，有褐色、黑色或者是杂色的。由于经常与野猪杂交，它们又继承了祖先的一些特征，两耳上翘、长嘴巴，猪毛长而粗，它们的体重从来没有达到家猪的重量，最多只有60~70公斤。但在自然条件下生长的猪，其肉质特别嫩、特别鲜美。我的东南欧之行的目的是想了解猪的适应性、记忆力和智力，对此我在后面还要作深入的介绍。现在言归正传，还是回到我们打交道的野猪群吧！

1975年元月，发生了一起狩猎事件，对此我们的心情是矛盾的。这是一次围歼性的捕猎，而我们猪群的所在地也刚好被圈在内。它们中有多少头猪能幸存下来呢？它们会更换居住地吗？难道我们二年的工作就此毁于一旦吗？这就是整天萦绕在我们脑际的问题。我的朋友——狩猎负责人，他没有带任何武器，狩猎人员倒并没有责怪他，而我却全副武装，带了准备好的相机，选好了合适的位置，估计我们的猪群会通过一块大的林中空地。没错，在一头经验丰富的老母猪的带领下，猪群找了一条捷径，穿过这块空地，并立即寻找一块茂密丛林作为藏身之地。我在一旁数着猎人们打出的子弹，前后一共打了60多发，我希望能重新见到几头猪能活着，可这种希望太渺小了，我感到失望。

捕杀还在继续，突然在我面前出现了难以置信的场面，那头3岁母猪带着猪群从林中重新按原路返回原来的隐蔽处。

它们究竟如何冲破猎狗和猎人们的密集封锁线呢？后来询问那些狩猎助手，也没有结果，他们根本没有发现这一情况。下午3点左右，2个小时的狩猎宣告结束，我再也不能在这些猎人朋友那儿耽搁下去了，装了好些玉米，我忧心忡忡，但又满怀希望地驱车前往投料场。这儿没有狗叫，也没有猎人杂乱的脚步声，看不出个把小时前这儿曾出现过的热闹场面，野猪又可获得一年的安宁。当我喊了三、四声“来吧，罗尔兴！来吧！”——这是野猪们所熟悉的声音，野猪纷纷从丛林中钻了出来，立即向玉米走去，又重新让我抚摸它们。

3只2岁的小猪，其中2只公猪，1只母猪都没有来，它们是逃走了呢？还是被打死了？直到傍晚时分，我们才找到答案。

我们对12头野猪作了试验，一天前所有2岁小猪的耳朵后都涂上了黄色的油彩，这3只小猪也在其中，但2只3岁母猪只有1只耳朵做了标记；另一只不让我们抚摸而未能打上标记。这一事实表明，从我们这一群野猪身上，看不出它们的生存与人们狩猎、枪击或罐头的敲击声有什么关系。

现在，这个由9只母猪和两只2岁的公猪组成的野猪群并没有改换居住地，而是以最快的速度、从最近的道路回到了它们的故地。野猪只有在受到连续不断的扰乱，或者生活环境发生根本性变化的时候，譬如：森林火灾、森林大面积地被砍伐等，它们才会离开故里。

野猪非常熟悉它们的居住区的情况。投料场附近有个打靶场，每天都有人打靶，汽车经常进进出出，这儿它们早就熟悉了，因而它们知道，这并没有什么危险。但从另一方向传来的极其轻微的声音都会使它们立即逃避。

1975年12月底，9头母猪中，有6头发情交配。我们期待着新的仔猪诞生。从2月20日起，2头3岁母猪不来吃食了，3个星期以后，4头2岁母猪也离开了。

3月初，2头年岁较大的母猪才又出现在我们的投料场。乳房已露出，但仔猪却没有带来。因为天气不好，又湿又冷，它们把孩子留在温暖的窝中。一星期以后，虽然天气没有变好，这些母猪终于带着自己的孩子来了，一共15头仔猪，见了我们也不害怕。

两天以后，猪群的其他成员以及另外4只母猪也出现了。这4只母猪也做了母亲，但子女要比上面提到的那两头少得多，1只有3个孩子，另外3只都只有1个孩子。

从这天起，猪群又是每天准时地到达投料场。令我们惊奇的是，其中还有3只黑白相间的小猪，这是另外一头3岁母猪的孩子。野猪毛呈杂色是常见的。今天仍使猎人们迷惑不解的是，为什么会有黑白相间的条纹呢？是因为与家猪杂交的结果（假如家猪是放养的话，当然这里可以想象的），还是变异？这确实是个疑难问题。在第二代小猪出生以后，我对野猪的遗传关系有了一些知识，杂色小猪的父亲肯定也是杂色的。在交配期间，我们经常看到一只毛色为黑白相间的3、4岁的公猪出现在猪群中，尔后它被枪杀了。我们的母猪与它交配成功之后生下的3只小猪也带有异常的毛色，这当然是父母遗传给它们的。

波兰科学家们做的试验表明，这种杂色猪寿命不长，发育缓慢，不久就死亡。这儿我不能作出肯定的回答。根据我拍的照片，得出了相反的看法，杂色猪是猪群中最强壮的猪，力气也最大，寿命也较长，从外表看，它们都是野猪的典型。

与正常颜色相比，野猪的这种黑白斑纹因素只是隐性的，或叫隐性遗传，因此在自然猎区的野猪身上，这种杂色毛很少有机会遗传和增加。这种黑白相间的花纹在夜间特别显眼，因而在狩猎中这种猪首先遭殃。直到一年以后，我们才掌握了出现这种隐性遗传的规律。

4岁的母猪及其1岁的小花猪与一只毛色正常的公猪交配生下的猪仔，包括花猪生下的猪仔都是正常的毛色。今天，根据最新的认识我们可以说，欧洲野猪的身上具有这种遗传因子，因此总会不时地出现花猪。有趣的是，早在1530年左右德国画家路加·克拉那赫的笔下就出现了这种黑白斑纹的花猪。

1975年的头3天，小猪损失惨重，对此我不得不作了记录。阴冷潮湿的天气，母猪们越过一个个水坑，可是，有几头小猪却无法跳越，只得游水过去，由于受冻，21只小猪中有10只不幸死去。

5月初，小公猪们在玩耍时每天都要进行夺权斗争。野猪群和我俩之间的关系发生了极大的变化，在它们中间我们完全可以自由活动，除了两只3岁母猪以外，它们都允许我们触摸，甚至还让我们把它们抱起，不会咬我们。

很显然此时，两只2岁的公猪不被允许成为这一群体的成员，它们是群体中最低等的公民，经常受到所有母猪的攻击，受到迫害，它们不得不离开群体。3星期后，它们离群出走，常常呆在离投料场一公里远的地方，但继续从我们这儿得到食物。

一般，小公猪到了第2年，最迟长到18个月的时候，基本上都被母猪逐出家门。因此每年我们都能观察到这一现象，并成为规律。有好几个月这些小公猪组成了一个不太紧密的

小组，在尔后的交配季节，它们又把对方看成情场上的对手，最后终于分道扬镳，成了单干户。这两只公猪尚未达到性成熟年龄，出走后4个星期它们就被人杀死了。

被逐出家门的年轻公猪，在老母猪的胁迫下不得不另找立足之地。在陌生的地方，这些2岁公猪往往年纪轻轻就失去了生命。在我们这儿，公猪一年四季都是人们狩猎的对象，而领头的母猪，一年之中基本上都受保护，因此，在我们这儿公猪比母猪少得多。我们这一猪群中，没有一只公猪能活到第2年。

但若渡过了这一难关，以后成为单干户的那些公猪，却反而命大，它们没有固定的生活区，今天在这儿，明天到那儿，没有什么规律。我们每天都在这一地区，当然有了经验。从交配季节开始，我们就知道丛林中躲着几只公猪，要不然真可以说，这一区内没有公猪了。只有在交配期间，它们才放弃谨慎而神秘的生活方式。